

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全长216公里，从沧州市主城区穿城而过。她不仅是沧州的母亲河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两岸儿女；她更是沧州文化的“根”与“魂”，孕育了一座座历史悠久、底蕴深厚的名城名镇，留下了一处处弥足珍贵、闻名遐迩的文化遗产，描绘了一幅幅城水相依、人水相亲的生态画卷。

近两年，沧州大运河可谓是“火出圈”了，尤其是夜间美景频频亮相中央主流媒体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。2024年“五一”假期最受游客追捧的20个小众旅游城市中沧州排名第六，身边的风景成为别人羡慕的“大片”，让狮城百姓幸福感、自豪感爆棚。2018年以来，我已在白天分六次走完大运河沧州段全程，但夜游运河始终对我有着巨大吸引力，早已心驰神往。于是，我特意在农历十五的晚上，邀着天上明月，约上三两同事，从渤海路沿运河一路向南再走城区段，去追寻内心的那份期待，去领略“一船明月过沧州”的迷人夜色，去感受大运河的新时代巨变。

一

从园博园北停车场下车，首先进入了园博园。它是在沧州大化老厂区和小王庄镇前程子、小圈、北陈屯、北堡子、药王庙等村基础上改造建设的，原本鸡犬相闻的村落、沿河耕种的菜地和废弃遗忘的工厂，已成为“千里通波、大美运河”的园林大观。

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下，我们沿着东堤南行，步履轻盈，心情愉悦。一座拔地而起的人工假山矗立在路旁，此山名曰北山，是园博园的最高点。山顶上有一座问月亭，置身其中，山、河、湖、林等自然美景尽收眼底。北山也是沧州新春灯会的最佳观赏点，犹记得正月十五游园时，园内火树银花、灯红景绿，游人如织、年味浓浓，一组组彩灯美轮美奂，一场场演出精彩绝伦，远处城市楼宇的照明亮化与之交相辉映，自然与文明在那一刻相得益彰。外地游客连连感叹沧州之美，不虚此行；归来游子惊叹家乡变化之大，纷纷点赞。

继续前行，堤顶路西侧就是园博园码头。站在码头向西眺望，晚霞烧红了半边天，也映红了一湾运河水；微风带着丝丝凉意，褪去了日间的炎热，也吹走了我们一天的疲惫；清新的空气中拂动着淡淡花香和青草气息，让人心旷神怡，思绪也变得清晰起来。京杭大运河沧州段蜿蜒流淌、宛若玉带，中心城区段更是保存完好，九曲十八弯、沿途多遗迹、处处是风景，代表了我国北方大运河遗产的原真性，是旅游通航的最佳航段。2022年沧州市新建旅游码头12个、步行景观桥6座，由北至南，分别是园博园码头、沧州坊码头、大化码头、盐场码头、戴家园码头、清风楼码头、锅市街码头、南川楼码头、百狮园码头、佟家花园码头、运河公园码头和九河桥码头，展馆桥、沧化桥、沧曲桥、百狮桥、佟卉桥和九河桥。步行桥的名字还凝聚着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集体智慧，他们按照地域特点、文化特色、方便记忆的原则提出建议，最终被采纳。

“不出城廓而获山林之怡，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”，步入13座城市展园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灰墙黛瓦曲径通幽，移步换景、目不暇接，既具经典元素又富创新理念，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人文画卷。四周的公共绿楔以运河两岸明清时期的私家名园和文化记载为灵感，池水盈盈、奇石环列，秀木花草、相映成趣，生动再现了沧州古运河的园林盛景。

“水中映月影，波上生清辉”。从高空俯瞰，映月湖静卧园中，湖面宛如铁狮腾云，气势磅礴，完美地融合了沧州的地域特色。一簇簇水柱随音乐起伏从湖中喷涌而出，时而垂直，像是一条晶莹剔透的珠帘；时而旋转，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。水珠交错落在湖面上，好似“大珠小珠落玉

二

走过园博园，穿过园博园7号门便是沧州坊了。走进宽敞整洁的街区，22座明清仿古建筑呈U型布局，三楼四柱式的冲天牌楼，典雅别致的四合院，碧瓦朱甍的戏楼，巍峨雄壮的城关，惟妙惟肖的杂技雕像，十二生肖的拴马桩，如果不是有现代灯牌的映照和游客的穿梭，我们仿佛穿越回漕运时期的沧州城，看见了当年的繁荣与富庶。

告别沧州坊，一座气势恢宏、体量规整的隋唐风格建筑——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映入眼帘。外地游客来沧州都会来此打卡，开启非遗之旅。展馆总览厅展示了大运河流经的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8个省市的非遗代表性展品，重塑地方传统场景，追溯历史文化脉络。每个省段设置一个重点活态展示项目和若干多媒体互动项目，展示了311项非遗，包含人类非遗代表作16项、国家级258项、省级37项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非遗视听盛宴。

穿过非遗馆后身的展馆桥，就进入了运河中心三角洲的植物展园区。1972年，为修建大运河上的节制闸，在北陈屯区域开了一条导流渠，闸所修好后，这条导流渠被保留下来。这条导流渠和大运河原来的河道正好形成一个占地面积423亩的三角形河心洲。北陈屯村历史悠久，是明代成化年间，为保卫沧州而设立的沧州守御千户所十个军屯之一。进入岛中，花成海、树成林，片片湿地点缀其中，一派“精野结合、诗意栖居”的自然景象。

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一轮明月悄然爬上夜空。月影、灯影随微风在河中不停摇曳，把寂静的河面装点得婉约动人。远处的喷泉犹如一条20余米长的白色巨龙从高空坠落，在激光灯的照射下闪闪发光，疑似银河落狮城。周围的河边、池塘蛙声一片，此起彼伏、热闹非凡，像一首欢快的交响曲。在河湾处的杨柳岸，我们漫步在亲水栈道，仰望三角洲的大美风光，西观吕家院的乡愁记忆（吕家院村始建于清初1646年，是城内大户吕家庄园，后改为吕家院）；在成片的垂柳、白蜡、碧桃、海棠等植物中穿行，抓拍河畔晚间美景，享受惬意时光。

一列由“大化”开往“幸福”的绿皮火车停靠在杨柳岸东面，车身霓虹闪烁，车上琳琅满目，小火锅、小卖部、西餐厅、书咖、文创等流行元素集聚，旧式机车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商务区。穿过车站月台，就进入了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。合成氨设备、造粒塔、冷却塔等建筑耸立眼前，“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勤俭建国”等标语跃入眼帘，记述着那段难忘的岁月。大化的前身沧州化肥厂，是经毛主席圈阅、周总理批准，我国首批引进美国、荷兰成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建设的13家大氮肥企业之一。始建于1973年，1977年投产，被誉为“全国‘大化肥’产业的奠基之作”，为国家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2016年，因产销价格倒挂，沧州大化化肥装置停产。2021年以来，经过多元化保护、开发和利用，新建的中式园林酒店——大运河迎宾馆欢迎八方来客，虽坐落于闹市，但竹林环绕、幽静典雅，好似都市里的世外桃源，充满了东方韵味；曾经储存尿素的仓库变身会展中心，水汽车间变身亲子互动的罐罐乐园，造粒塔变身大化展览馆，备品库、综合库、仪表库等厂房变身非遗记忆

一河明月游狮城

木月水 胡长江



船动水花开 苑立伟 摄

馆、工业主题酒吧、工业特色酒店等，老厂区华丽转身成为时尚街区，完成了从“工业锈带”到“工业秀带”“文化秀带”“生活秀带”的跨越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三

穿过永济桥，前行不远就是盐场码头，一块巨石立于东堤路旁，上书“元明清盐厂遗址”七个大字。正文记载：“盐厂，为历代长芦盐运司用以堆贮生盐，掣放配送熟盐之所……乾隆《沧州志》谓此地‘每遇掣盐，人如蚁聚。’”民国二十二年《沧县志》也有相关记载：“在城西北隅水月寺西临河。”由此可知，码头东面的大片平房就是当年堆积长芦盐的地方。沧州是长芦盐的发源地和重要产区，盐业生产历史悠久。早在西周时期，沧州即为重要的海盐产地。春秋时期，盐圣管仲专设盐官煮盐，齐国率先实现海盐专卖，以增加国力，从而实现诸侯霸主地位。作为齐国北部的今沧州市东部沿海地区，素富渔盐之利，其煮海文化一直占据着黄河以北区域的制高点。两汉于章武县设盐官，东魏于沧、瀛等州置盐灶。唐宋时期，沧州是河北盐的主产地。金代设沧州盐使司，明代设长芦盐使司，长芦盐区由此闻名。黄骅沿海地区产出的盐由捷地减河逆流而上运至沧州，再经大运河南北上，输送到全国各地。现在，长芦盐区由沧盐集团（黄骅）、塘沽盐场、汉沽盐场、大清河盐场、南堡盐场组成，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，产量约占全国海盐总产量的四分之一。

沧州城（幞头城）的修建、发展也与长芦盐密不可分。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就有一段这样的描述：“长芦是一个大城……这个地区有一种含盐分的土，首先他们将这种土垒成大堆，浇上水，让水渗入土中，吸收其中的盐分……这样制造出的盐颜色雪白，质量优良，可运往各地销售。”明万历三十一年《沧州志》记载：“国朝洪武三十三年（1400年），迁沧州于长芦，后至天顺五年（1461年），知州贾公忠奏允建城……绕河八里广，二丈五尺高，三丈六尺阔……五门北曰‘拱极’，南曰‘阜民’，西曰‘望瀛’，东曰‘镇海’，小南门曰‘迎薰’。”随着明朝迁都北京、运河漕运兴盛，沧州城成为运河沿岸重要的商业中心，帆樯林立、船只穿梭，百物汇聚、商贾往来，繁华之境，不逊江南。现如

今，沧州市区高楼林立、熙熙攘攘，霓虹闪耀、繁花似锦，但“小南门”一带始终是沧州商贾云集的经济中心、商业中心。

盐场码头的东面就是明代水月寺遗址。水月寺历史悠久，为沧州第一名刹，古沧十景中的禅林水月、鲸川八景中的冰岸水灯都和水月寺有关。明万历三十一年《沧州志》记载：“水月禅林寺，原在州治西南城外观灯桥东，周广顺三年（953年）创建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僧正司重修。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，僧泽安移建于盐厂东鄙，僧正司在内。”1967年，水月寺被市弹簧厂占用；十余年后，建筑基本无存。后周广顺三年，沧州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铸造了中国现存年代最久、形体最大的铁狮子（在州治清池，今沧县旧州）。

皓月当空，华灯初上。河中水波荡漾，满河明月形成一道耀眼的光带，指引我们前行。进入老城区后，河堤两边的住宅明显增多，随处可见周边居民的身影，有短衣短裤夜跑的，有三两组合散步的，有组队健步锻炼的，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人悠然自得。我们一行人的脚步也随之轻快起来，迅速穿过了川流不息的新华桥和彩虹桥，转西堤到达清风楼。

“晋代繁华地，如今有此楼。暮云连海岱，明月满沧州。”（元·萨天锡《清风楼》）清风楼历史悠久，据明嘉靖《河间府志》记载：“清风楼在沧州公馆内，相传建于晋永康中。”明万历三十一年《沧州志》记载：“清风楼，旧城内西南寺即故址。”但由于文献的缺失，清风楼是何人因何而建、何时遭毁，已无据可查。眼前的这座古楼是1992年复建的，外面琉璃辉煌、内部彩绘绚丽、雄伟壮丽、大气磅礴，是沧州市地标性建筑。夜幕下，流光溢彩的清风楼巍然屹立在解放桥头，璀璨夺目、熠熠生辉；微风徐来，水面上泛起一道道涟漪，像给运河披上了一条银纱，将沧州这座古城装点得如诗如画、如梦如幻。

“对面灯火通明的仿清建筑就是‘洪崖洞沧州分洞’，每到假期学生们都来打卡拍照。下面锅市街码头旁的游船可以聚会吃饭，月影、楼影和船影倒映在河面上，好像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，这一虚一实，让咱们的大运河显得神秘又美丽。”同事边走边指，满脑自豪地介绍着。锅市街码头只听名字就有一种老街集市的韵味。锅市街东西走向，东起钱铺街，西止顺河东街，长270米，宽4米。明朝末年，此地因靠近运河码头，开有几年锅点，众称锅市，后以此取名锅市街，周边还有书铺街、当铺街、鸡市街、缸市街等老街老巷。民国二十二年《沧县志》记载：“就近今二十年考之，盐商、当商而外，厥惟钱商、粮商及布商、木商、洋广货各商，约计七十余行业。”可见自清朝长芦盐业重心北移，沧州逐步向商贸城市转型。

四

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”。我们从解放桥东面路口右转，到了沧州新晋网红打卡地——南川老街。南川老街地处中心城区大运河文化带核心位置，以老沧州运河街埠文化背景为依托，形成了集娱乐、美食、购物及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开放式、综合性文化街区。虽然是工作日，但一进老街，人流量明显增大，或是全家出动，或是朋友相约，品美食、买文

创、赏古韵，许多门店、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，男女老少齐聚一堂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。朗吟楼前广场灯火辉煌、人头攒动。清康熙十三年《沧州新志》卷二《疆域·古迹》记载：“朗吟楼在南卫河之浒。每至夏月，郡人多游息宴乐于此。”卷十三《艺文》朱用锦《游朗吟楼序》记载：“幞沧西南，水行三四里，苍壑翠壁之上，多楼阁焉。红檐咬雨，绿甍铺驾，襟浣花洲，枕石塘渡，宏然矗秀于漕河之上者，朗吟楼也。”这些都验证了朗吟楼当时的繁华和秀美。

朗吟楼坐北朝南，楼阁飞檐翘角，四角攒尖，为歇山顶式设计。民国二十二年《沧县志》记载：“相传吕纯阳饮沧酒于此。”传说吕洞宾曾在江淮斩蛟、岳阳跨鹤，飞过洞庭湖来到沧州，并留下“三人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宫”的佳句，朗吟楼由此得名。站在朗吟楼上，东观满湖明月，湖面波光粼粼、分不清哪里是月影、哪里是灯影，湖心岛上绿树掩映、色彩斑斓，浪漫中带着一丝神秘；西瞧运河弯弯，像一条银色巨龙跃向南川古渡，周围仿古建筑群在河面上倒映成画，昔日“运河绕郭流滔滔，高桅大舵长短篙，自南而北连千艘”的盛景依稀就在眼前；南望金碧辉煌，南川楼犹如众星捧月一般屹立在亭台楼阁之上，钟灵毓秀、大气典雅，光彩耀目、分外美丽；北眺高楼林立，沧州古城今非昔比，运河两岸灯火辉煌，交通网络四通八达，一站式商场、金融中心、重点学校、三甲医院等应有尽有，一股浓郁的现代化气息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和魅力。眼前的种种美景，犹如一幅立体鲜活的“清明上河图”展现在南川老街。

行程过了大半，我们专程去杜生包子打卡尝鲜。杜生包子系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由天津传入演变而来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。其选料精良、配料考究、制作精细，从和面到做馅儿都有独到之处。兴许是饿了，兴许是沿途的风景勾起了食欲，二三十个包子被我们一扫而空，短暂停歇后继续出发。

三两个小女孩身穿汉服在南川楼前翩翩起舞、嬉戏玩耍，在人群中若隐若现，仿佛时间倏然倒流。“今人不识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（李白《把酒问月·故人贾淳令予问之》）遥想当年，客商游佚，古渡相聚，把酒言欢，说不尽的繁荣；文人墨客，登高远眺，题诗作赋，道不尽的风流。清诗人冯惠在《登沧州南川楼》中写道：“危楼新建枕芦洲，过客登临即胜游。倚醉北瞻天柱近，凭高东望海门悠。鲸波晚带霞千朵，鹤梦秋衔月一钩。漫道岳阳多壮丽，古今同乐亦同忧。”相较于朗吟楼的传说故事，南川楼的历史则更接地气。据隆庆《长芦盐法志》记载：“南川楼始建于明代嘉靖十一年（1532年）冬，并于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七月建成。面阔三间，左右两厢，共六间，楼高十丈，隶属于长芦盐运使司，用于运司官员及盐商闲暇登高远眺之用。楼上匾额写着‘南川胜览’四个字。”清康熙十三年《沧州新志》记载：“南川楼在南关吴天后后。今废。”现在这座南川楼和朗吟楼都是2021年复建的。

五

一桥飞架通东西，百狮稳坐几字湾。沧曲桥横跨运河，连接着南川老街和百狮园，拱形桥身 in 金黄色灯光的照耀下，线条优美、独具魅力，桥

下的水幕上武术、杂技轮番登场。站在沧曲桥上向北眺望，大运河畔流光溢彩，三楼鼎立绚丽多姿，一艘古香古色的游船荡漾着水波向南驶来，明月投影在水面上一片璀璨，古时的一城孤月成为如今的众星捧月。此时此刻，我终于寻到了那“一船明月过沧州”的盛景。

穿过沧曲桥就是三面环水的百狮园，因其内部装点101尊形态各异的石狮子而得名。这里虽然深居城中，但在青松翠柏的掩映下，少了一些喧嚣和嘈杂，多了一份静谧与美好。顺着园中步道前行，亭台轩榭、坐椅雕塑等景观小品分居两侧，古莲池、缙园等标志性建筑遥相呼应，让百狮园更具文化厚重感。途经缙园，不自觉联想起明朝南京户部尚书张缙。张缙任沧州知州期间执政有方、民心所向；离任沧州时，百姓拉住他的车辕，卧道哭泣挽留；被罢官路过沧州时，“沧人留之，乃家于沧，入沧籍”；被困沧州城时，誓死不降，带领民众抵抗流寇，最终守城成功；83岁时，葬于大运河畔。张缙死后，为张姓守墓者在此建村，名为张家坟。张缙的一生曲折曲折、起起落落，看遍了世间繁华，看透了是是非非，但最终选择终老沧州，我想这场双向奔赴应该既是张缙的命运，更是沧州市人的幸运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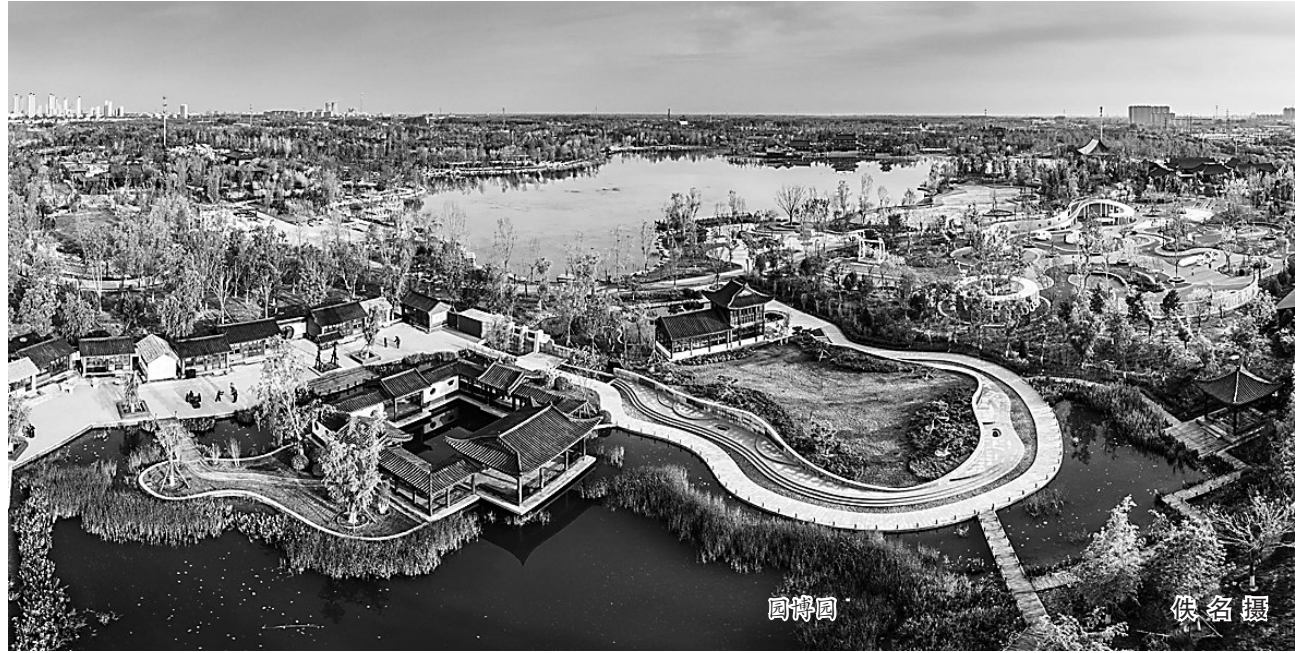
穿过百狮桥南行，就是以碧桃为特色的佟家花园景观带。仰望夜空、满月如盘，时而藏于云中，时而探出头来；两岸郁郁葱葱，河水微波粼粼，风光旖旎，甚是喜人。佟家花园是历史悠久的花卉生产基地。民国二十二年《沧县志》记载：“城南里许有村曰佟家花园，地临河曲，村民数十户均以艺花为业。二百亩间，碧竹千竿，名花满塍，严冬雪降，而暖窖唐花芳菲，亦觉可赏。是以雅人淑秀，四时游履相错也。秋末菊有佳色，来者益盛，可称沧曲公园。”纪晓岚在《槐西杂志》中也有相关描述：“沧州佟氏园，未废前，三面环水，林木翳如，游赏者恒借以宴会。”当时盛况可窥一斑。今日的佟家花园，早已从私人的享乐之地变成了百姓的休闲场所，名花秀木、争奇斗艳，身入其境、乐在其中，令人流连忘返。如果再给这片景区取一个“沧曲公园”的名字，城市历史文化氛围会更加浓郁些吧。

摆开双臂、迈开双脚，在美景的加持下，我们走路带风。急行中，我们接连走过了鲸川路、晴川路，大道笔直宽阔直通运河西堤。近年来，我市大力推进中心城区城市更新，坚持“留改拆”并举，不断优化城市功能布局，打通“断头路”，园林绿地越来越多，公共设施越来越完善，城市路网越来越畅通，人民生活品质越来越高，这些变化正在成为沧州市实实在在的获得感。在晴川路连接的这是运河公园，是城市微度假生态公园和大型活动承载地。从运河流动方向来看，它像物理符号Ω，但从空中鸟瞰公园，它更像是一个心形，周边的道路、桥梁、水系像主动脉一样汇聚至此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“同心圆”。每日清晨，周边群众都喜欢来此健身锻炼，随着周边改善型住宅的拔地而起，这里将成为小区里的“后花园”。

六

月下南运河，人醉五月夜。我们沿着运河公园南面的景观带前行，灯光逐渐昏暗下来，周边也只有走路的沙沙声，还好皓月千里、银光洒下，温柔地铺在我们前行的小路上，微波荡漾满河明月宛若仙境，月的皎洁与夜的静谧相互映衬，令人陶醉。快22的时候，我们到达此行的终点海河路。返程路上思绪万千，怡人风景在脑海中循环上映，园林、码头、古楼、老街像一颗颗光耀夺目的“夜明珠”镶嵌在南运河上，景色旖旎、令人沉醉。不禁想起省人大常委会工委主任杨金深同志来沧调研时填的两首词。《减字木兰花·沧州大运河随想》：水光潋滟，碧透轻波舒彩练。大美沧州，月色潮声一脉收。风华绝代，跃进新时人豪迈。凛凛狮魂，唤取天河不老春。《沁园春·大运沧州》：九曲长龙，乍起洪波，浪卷云头。感星移物换，史河奔涌；千年漕运，古渡悠悠。书舍琴声，朗吟月影，如缕清风送晚舟。通衢处，看水光潋滟，万象同晖。春秋往昔无休。与时进，宏图正远谋。喜京杭一脉，贯接南北；东出渤海，商旅从游。俊士垂名，雄狮列阵，新业高科志众酬。添锦绣，有华章咏唱，大运沧州。

千年运河，生生不息，伴随着运河一直流淌的，是那一段源远流长的历史；大美长芦，历久弥新，伴随着狮城一起“出圈”的，是一幅拼搏奋进的长卷。当前，运河两岸日日有变化、月月见新颜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许，一篇篇崭新的运河故事将在狮城这方热土上书写得越来越好。夜深了，满河月光皎洁明亮……



园博园

佚名 摄